



0020749

毒网

美 罗伯特·洛德朗 著
李爱平 闵 渝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毒网

(美) 罗伯特·洛德朗 著

栗爱平 闵渝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六月

责任编辑：文 宣
封面设计：张振盟
技术设计：禾 心

毒 网

【美】罗伯特·洛德朗省 梁爱平 闵渝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mm1/32 印张11字数210千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ISBN7-220-00040-5/I·46

定价：2.90元

内 容 简 介

宁录、宁录——尸体上发现的古怪记载，
手段高超的联邦密探突然死亡，
黑人组织的密秘活动，
地下赌场的恐怖黑幕，
青年大学生的吸毒、卖淫，
几种势力的决斗，
……

一幕又一幕的惊险场面，一个接一个的悬念。这是一本由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罗伯特·洛德朗著的揭露当代美国黑社会内幕的惊险小说。至今畅销不衰

曼特洛克副教授突然被华盛顿司法部精心挑选为侦破毒网指挥中心的主要人物。教授目睹毒网的魔爪已伸进了大学校园，自己的亲兄弟也被毒品戕害而死，便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一随时都有杀身之祸的秘密使命。

教授刚着手调查，就意识到自己处于几方势力的争斗、监视和威胁之中，自己的恋人也惨遭绑架、蹂躏，几乎致死。但是，他百折不挠，凭着超人的决心和勇气，历经毒品中毒、色情诱惑和杀机四伏、九死一生的重重险境，终于机智勇敢地揭穿了出人意料的毒网组织头目代号“宁录”之迷。

小说扑朔迷离、惊险激烈。毒网指挥中心的圈套、黑人组织的跟踪、警方的追捕、联邦司法局的阴谋等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此书刚问世，就在美国引起轰动，连印25版至今畅销不衰，并被译成多国文字。一些国家的缉毒机关也将此书列为重要参考书。

第一章

春天。一个星期五下午。约5点30分。洛林款步走出司法部的侧门，抬眼寻找出租汽车。此刻华盛顿的街上车水马龙，人群熙熙攘攘。洛林站在石栏边，举起左手，期望能如愿以偿。他正要放弃坐出租车的打算，一辆刚在30码外载了一位客人的出租车急速驶来，在洛林身边嘎然而止。

“先生，往东去吗？正好，这位先生不在意再搭一位。”

每当这类事情发生，洛林总是显得有些局促不安。他下意识地往里缩右臂，让衣袖尽量盖住右手，以遮掩系在他手腕上的细铁链，这根铁链锁在手提箱把上。

“哦，谢谢。我往南，在下一个拐弯处转弯。”

他等出租车汇入了滚滚车流之中，才又举起左手，发出徒劳的信号。

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十分警觉，心情紧张。他总要飞快地朝左右瞥一眼，搜寻准备下客的出租车，注意街角处那些车顶亮着暗淡的标志灯光的出租车。如果你跑快点，就能赶上。

然而今天，拉尔夫·洛林并不想跑。在这个特别的星期五，他心里缠绕着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刚才还在为一个正在被处以“死刑”的人辩护，一个他从未见过，但却了如指掌的人。他是一个无名小卒，33岁，住在新英格兰的一座小镇

上，离华盛顿约400英里远。他不知道洛林的存在，对司法部对他的兴趣更是一无所知。

洛林头脑里总浮现起那间大会议室，一张巨型长方桌，周围正襟危坐着几个人，他们作出了裁决。

他曾竭力反对。这是他唯一能为那个他从未见过的人所做的事，这个人正在被准确地拉入一种极为难以防范的境地。

“洛林先生，请允许我提醒您，在任何战斗中危险是难免的，伤亡数也是预料之中。”一位司法部长助理说道。他当过军事法庭法官。

“情况不一样。这个人没有受过训练，他不知道谁是敌人，也不知道敌人的阵地。他怎么可能知道呢？我们自己也是一无所知。”

“言之有理。”发言者是另一位司法部长助理。他是从某家公司法律事务处招来的，对开委员会会议颇感兴趣。洛林怀疑，离开了这些会议是否无从做决定了。“我们选中的人极富有灵活性，瞧瞧他的心理档案，‘有缺陷，但极富有灵活性’。我这是照本宣科，选择他是合情合理的。”

“‘有缺陷，但极富有灵活性’！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请允许我提醒委员会，我干这一行已经15年了。心理档案只是进行审查的指导原则，据此只能作出仓促的判断。我不愿再派人参加打入计划，除非我对打入者有全面的了解，就像我不愿为国家宇航局的数学计算承担责任一样。”

委员会主席，一位职业律师回答了洛林。

“我理解你持的保留态度。按一般常规，我也会同意你的观点。可现在是非常时候，我们只有3周时间，由于时间

因素，我们只得把通常的谨慎束之高阁。”

“我们不得不担风险。”那位前军事法庭法官盛气凌人地说。

“你并不担风险。”洛林揶揄说。

“你不想去接触吗？”委员会主席真诚地问。

“不，先生。我去。但不大情愿。我希望把这些记录在案。”

“休会前还有一件事要讲。”那位前公司律师身子靠在桌上说。“这是由上司直接传达下来的。我们都认为选中的人是自愿的。这份档案清楚地表明了这点。另一点必须澄清，选中的人向本委员会提供的帮助是自愿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容易被抓住把柄。我们不能承担责任，再重复一遍，不能。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可以在记录上写明，是他来找我们的。”

拉尔夫·洛林扭身走了，一脸厌恶的表情。

交通十分拥挤。洛林正要下决心走回离这儿相隔20几个街区的公寓，一辆白色的沃尔瓦牌轿车在他面前倏然刹住。

“上车吧！你举手的样子真逗。”

“嘿，是你啊。太感谢了。”洛林拉开车门，在窄小的前排位置上坐下，手提箱搁在膝上，没必要遮掩住手腕上的细铁链。克兰斯顿也是干外勤的，他是负责海外渠道的专家。洛林这次任务的准备工作，大部分就是克兰斯顿做的。

“会开得真长。有什么成果吗？”

“开了绿灯。”

“是时候了。”

“两位司法部长助理都是可信赖的，白宫发出的指令也

无可非议。”

“好啊。今天上午地理处收到地中海小组发来的最新报告。来源渠道进行了正常的大规模调查，北面土耳其的安卡拉和科尼亚的种植田、埃及的西迪拜拉尼和拉斯里德的生产项目、甚至连阿尔及利亚都在削减生产。情况变得相当困难。”

“你们究竟要做什么？我原以为只是要把这些渠道整治一番。你们这些人从来得不到满足。”

“你也一样。我们可以对我们了解的线路实施控制。波多贝洛卡瑞日、皮科马约，还有巴拉圭、巴西、圭亚那的五六个不知怎么叫的地方。我们究竟对这些地方了解多少呢？拉尔夫，这是一场讨厌的新球赛。”

“找一位南美专家。中央情报局里这类专家多如牛毛。”

“不行。我们甚至不许去找他们要地图。”

“愚蠢之举。”

“那是搞间谍活动。我们不得沾边，我们严格按国际刑警组织的规矩干，别搞怪名堂。我还以为你知道这点。”

“当然知道。”洛林颇有些不以为然。“我还是觉得这是愚蠢之举。”

“你操心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我们却要去对付那些南美国家，管他什么地方。”

“新英格兰是个倒霉的缩影。这正是害怕的原因所在。粗木栅栏，扬基精神，长满常青藤的砖墙，这些诗一般的描写都到哪儿去了？”

“新诗癖。不要落伍。”

“你真富有同情心。谢谢。”

“你的话听起来有些丧气。”

“时间紧迫……”

“时间从来就不饶人。”克兰斯顿应道。他把车拐入快车道，结果刚好被堵在通往内布拉斯加的公路和18号公路的交汇处。他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耸耸肩，将车挂到空档。他瞥了一眼洛林，他正茫然地盯着挡风玻璃外。”至少为你开了绿灯，总算有所收获吧。”

“是呵。可人选错了。”

“嗯……我明白了。是他吗？”克兰斯顿头朝洛林的手提箱示意了一下。

“是他。里面有自他出世以来的材料。”

“他叫什么？”

“受特洛克。詹姆士·B·受特洛克二世。B指的是巴伯，一个古老的家族，他是两个古老家族结合的结晶。受特洛克获得过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哲学博士等学位，他对伊莉莎白时期社会和政治对文学的影响这个专题颇有研究，是这方面的首席权威。怎么样？”

“上帝！这就是他的资格？他从哪儿开始调查呢？难道在为退休教授举行的午茶会上？”

“不，这不是他被选中的资格。他还很年轻，他的资格是由于安全部门所称的‘有缺陷但极富有灵活性’这一点。这段评语漂亮吗？”

“令人鼓舞。可这是什么意思？”

“这应该是在描绘一个为人不那么好的人。也许是由于他在军队里的糟糕记录吧，或是因为离婚。我敢肯定指的是军队里的事儿。不过尽管有这种难以克服的缺陷，他还是挺

讨人喜欢的。”

“我就已经喜欢上他了。”

“这是我的事。我也喜欢他。”

两人坠入了一片沉默之中。显然克兰斯顿是这一行的老手，他知道他的同事在什么时候得自己思考问题，自己得出某种结论，或者说自己进行推理。通常这是不难做到的。

洛林思索着手提箱里全部档案所涉及的那个人。他是通过电子计算机从数据库里挑选出来的，他叫詹姆士·巴伯·曼特洛克，可材料与人事总吻合不起来。这使洛林大为光火，材料对曼特洛克一生的描述自相矛盾，甚至相差很大。

他是俩位老富翁幸存下来的儿子。老俩口住在纽约市的斯卡斯代尔，过着悠闲的退休生活。曼特洛克受的是正统的东部集团的教育，曾就读于安多弗和阿默斯特大学，他的前程应该是在曼哈顿谋职——银行业、经纪业或者广告业。关于他大学毕业前的记录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会背离这条路。事实上，假如他再娶上一位格林威治村^①社会地位显赫的妙龄姑娘，似乎就会锦上添花。

可后来曼特洛克的前程起了变故。洛林希望能弄清楚。首先是入伍的事儿。

那是60年代初期。作为权宜之计，曼特洛克同意参加6个月的服役，他原本可以依靠他在华盛顿或纽约的家族关系在某个地方当个军需官，舒舒服服地坐在办公室里。可他的服役档案读起来就像一个无赖的档案，一件件胡作非为的事，这使他摊上了最不情愿的苦差：到越南，对付日益升级

^①纽约市曼哈顿区的一个街区，艺术家和作家中心。

的抵抗运动。在湄公河三角洲，他的表现也使他的档案袋里装上了两份简要的军事法庭审讯记录。

然而他的这些作为看起来没有什么思想动机。如果有，也只是出于无聊的心理调节。

退役后，他过得也很不顺心，先是同父母扯皮，尔后又与老婆闹。詹姆士·巴伯·曼特洛克的大学成绩足以使他当上一名绅士，但不算优等。他令人费解地在晨坡山上租了一间小公寓房，进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深造。

妻子与他勉强过了三个半月，终于悄然地分道扬镳。她迅速地从此曼特洛克的生活中消失。

后来的几年里他成天泡在单调的知识书本中。一度不可救药的曼特洛克摇身一变，成了学者曼特洛克。他发奋学习，14个月便拿到硕士学位，此后两年又摘下博士桂冠。他和父母的关系有所缓和。他在康纳狄格州的卡利尔大学英语系谋到一个职位，自那时起，他发表了一些专著和文章，在学术界赢得了令人羡慕的声望。显然他很受欢迎——“极富有灵活性”（这个该死的措词）。他属于中产阶层，在他身上那些充满敌意的年代里所表现的叛逆性格已荡然无存。当然，他没有任何理由感到不满。洛林思忖着。詹姆士·巴伯·曼特洛克二世的生活走上了正轨，各个方面都无可非议，谢天谢地，这也得谢一位姑娘。现在他审慎地与一位研究生姑娘交往，她叫帕特丽夏·巴兰特恩。他们没有同居，不过据信息库的材料，他们是情人关系，然而在近期内，他们不会结婚。这姑娘正在攻读考古学的博士学位，她需要10来笔基金会的助学金。这些助学金可以使她到遥远的地方进行考察。据信息库的材料，帕特丽夏·巴兰特恩也并非为了

结婚。”

可曼特洛克的目的何在呢？拉尔夫·洛林寻思着。这些材料说明些什么呢？它们怎么可能证实这种选择是对的呢？

它们什么也说明不了，也证实不了什么。只有受过训的职业行家才能适应目前形势的要求。这种事太复杂，对一个业余者来说真是困难重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曼特洛克犯了错误，掉入陷阱，他或许比职业行家还能干，还干得利索。

然而他是以生命为代价。

“你凭什么认为他会同意？”当车就要到洛林的公寓时，克兰斯顿好奇地问道。

“什么？对不起，你说什么？”

“那人干嘛要接受这件事？他为什么会同意？”

“为了他的弟弟。事实上，他比弟弟大10岁。他的双亲都非常老了，很有钱，也很孤独。曼特洛克一人在尽孝敬他们的职责。”

“为什么？”

“为了他的弟弟。3年前他因服海洛因过量而自己结束了生命。”

拉尔夫·洛林驾着他租来的轿车，沿着宽阔的、绿树成荫的大街缓缓行驶着，掠过一幢幢巨大的老式楼房，楼房前是一片片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有的楼房归大学生联谊会所有，不过与10年前相比，这些楼房的数量已大大减少。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社会上的排外主义正在发生变化。有几幢建筑现已改换门庭，大门上挂着“议院”、“宝瓶宫”、

“黑人学生餐厅”、“战争楼”、“卢蒙巴大厅”^①等招牌。

在新英格兰，中型的享有声誉的大学星罗棋布，康纳狄格州的卡利尔大学便是其中一所。以卓越的校长艾德里安·西尔冯特为首的校方正在改组学校，努力使其迈入20世纪的后半叶。校园里抗议示威不断，颓废派人士到处可见。黑人学生争取平等权利，要财富，要漂亮运动衣，要参加赛船会。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和教师舞会在探索着共存的方法。

凝望着明媚阳光下宁静的校园，洛林不禁觉得如此的环境里竟存在什么问题，似乎不可思议。

真不该有什么促使他来到这里的问题。

然而问题确实存在无疑。

卡利尔好比一颗定时炸弹，一旦爆炸，就会让一些非同寻常的牺牲品沾上放射性尘埃。洛林清楚，这颗炸弹会爆炸的，不可避免。爆炸前会发生什么事，谁也预料不到。全靠他来制造最佳的可能性，钥匙就是接连荣膺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哲学博士的曼特洛克。

洛林开车驶过一幢漂亮的教师宿舍，楼房分为两层，共有四套房子，每一套有单独的出口。这幢楼堪称舒适的教师住宅之一。聪明有为的青年教师在必须到校外找自己的住所之前一般都住在这里。曼特洛克的套房在底楼，西面一套。

洛林驾车拐过街角，车停在曼特洛克家门斜对面。他不能呆久了，他坐在座位上，不断地扭动身子，观察来往的车

^①卢蒙巴（1925——1961）刚果政治家，1960年任新独立的刚果民主共和国首任首相，1961年被杀害。

辆和星期日上午的行人。他松了一口气，他没有被人发现。这可是生死攸关。据监视情况报告，星期日中午前这位年轻教授通常在家看报，尔后驱车到校园北面，帕特丽夏·巴兰特恩住在那里的研究生公寓，这种公寓套房房间较小，但卫生设施齐全，还带有小厨房。他驾车前往，仿佛在表明她没有和他一起过夜。然后俩人就驱车到郊外午餐，接着返回曼特洛克的住所，或者往南，到哈佛或纽黑文去。当然，也有例外。这位巴兰特恩姑娘常和曼特洛克一道度周末，都以夫妻身分登记。然而，监视情况表明这个周末他们没住在一起。

洛林瞧了一眼手表。12点40分。然而曼特洛克还呆在公寓里。时间不等人。洛林准备几分钟后到新月街217号。在那里为了掩盖这次秘密接触，他准备换开另一辆车。

他知道没必要亲自监视曼特洛克，毕竟他通读过所有的材料，看过一大叠照片，甚至还同卡利尔大学校长西尔冯特博士简要谈过。然而，每一位特工都有自己的工作方法。他独有的方法就包括在接触之前秘密观察几小时接触人，司法部的几位同僚声称这会赋予他权力感，而洛林却只知道这会给他一种信心感。

曼特洛克的前门开了，一个高个头儿男人走到阳光明媚的室外。他穿着一条卡其裤子，一双平底便鞋，一件棕黄色高领毛衣。洛林发现他气宇不凡，面部轮廓分明，一头长长的金发。他检查了一下锁，戴上一副太阳镜，拐过人行道转弯处。洛林估摸他是到小型停车场去。几分钟后，詹姆士·曼特洛克顺着车道开出一辆胜利牌赛车。

这位政府特工想起了，他的盯梢对象似乎正过着一种最

愉快的生活。充裕的收入，没有负担，热爱自己的工作，甚至还与一位迷人姑娘保持着一种对双方都需要的关系。

洛林寻思着：在今后的3周里，詹姆士·巴伯·曼特洛克还会这样悠闲吗，因为曼特洛克将会从宁静的世界一下坠入深渊。

第二章

曼特洛克将档挂到最大一档，随着速度表的指针指到时速62英里，胜利牌赛车整个车身都在颤动。这并非因为他在赶时间——帕特·巴兰特恩今天不到哪儿去——而是因为他满腹怒火。不，不仅是发火，实际是激怒了。家里的电话常常激怒他。时光丝毫也改变不了这点。金钱也同样无能为力，他无需谈这个——他挣的钱连他父亲也认为可观。他动怒是由于那种叫人受不了的恩赐。随着父母更加衰老，这种恩赐越发叫人难以忍受。他们不是想法和缓，而是不断唠叨遗产的事。他们坚持要他到斯卡斯代尔去，同他们一道过春季学期期中假，这样他父亲就能和他天天到市里去，到银行，找律师，在不幸发生前做好一切准备。

“孩子，你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他父亲阴沉地说：“你要知道，你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亲爱的，这些财产都是你的。”他母亲的语音中流露出一种痛苦。

曼特洛克知道他们乐意象英雄一样告别这个世界，他们整天就想着这件事。他们已经出够了风头——至少他父亲是这样。令人好笑的是他俩身体都像牛一样壮实，像野马一样健康。毫无疑问，他们要比他多活几十岁。

事实上，是他们很想让他到他们身边去，曼特洛克并不

大想去。这种局面已经3年了，就是从大卫在海角死了开始的。也许动怒的根源在于自己的负罪感。曼特洛克一边想着，一边在帕特的公寓门前刹住车。对于大卫之死他心里从未平静过，而且永远也不会平静。

不过，他不想到斯卡斯代尔去度假。他不想回忆过去。他现在身边有一个人，她正在帮助他忘掉那些可怕的岁月——死亡，无爱，彷徨。他答应带帕特去圣托马斯。

这乡村餐馆的名字叫紫郡猫，正如这名字所暗示的，颇有英格兰意味。食品可口，饮料丰盛，这使它成为了康纳狄格州乡间的一个好去处。他们已喝了两杯玛丽酒^①，点了烤牛肉和约克夏布丁。宽敞的餐厅里大约有十来对情侣和几家人。餐厅角坐着一位单身汉，他在看《纽约时报》，报纸往上翻折着，看上去象一个天天持月票坐车上下班的人。

“他也许是一位正在火头上的父亲，在等准备离家出走的儿子。我了解这类人。他们每天上午坐到斯卡斯代尔的火车。”

“他太轻松了。”

“他们很会掩饰自己的紧张。只有他们的药剂师才清楚。”

“总有些迹象吧，可他什么也看不出来。他看起来确实怡然自得。你猜错了。”

“你不了解斯卡斯代尔，自鸣得意在那里就像是一张登了记的商标。你不带上这张商标就买不成房子。”

①一种由香蕉汁加伏特加酒而成的饮料。